

耳听八方

# 余波或挽歌

李皖

《一些次要的时刻》(2022)是“卧轨的火车”第三张录音室专辑。之前这个乐队出过《余波》(2016)和《大陆》(2021),均为赤瞳音乐出品。

这是一个高中阶段就成立的乐队,组队时沈帆18岁。每一代人都必须自解人生的意义问题,一些人很难躲开开在《西西弗的神话》开头的当头棒喝。2016年的《余波》,展现了22岁的沈帆对少年时期心理悸动的余念和反省,牵动了许多人。它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在意识抬头、人开始走出蒙昧的那一刻,每代人都每代人自己的见解。尽管人类对此问题已有诸多书籍予以解析,有众多代人志士和先贤以生命作实践,但少年们只会选取他们中的代表,再一次地萌动,在共鸣中重新体验、认知,而不是在已有的最优秀成果中选择一个现成的答案。

这个过程极其隐秘。身处其中的人,除了极少数,未必都明确感知到了问题的存在。所有问题都是含糊不清的,在许多时候,它们只体现为生理期的情绪反抗,是混沌的个体意识和青春无因的反抗与梦魇。

“卧轨的火车”也近似是这样。一开始它非常早熟。现代哲学和当代科学的发展,容易造成这种早熟,轻易就把人推到意义被清空的地步。科学主义也便于造就这世界除了茫茫宇宙的一片物质便别无他物的印象。所以这早熟,从另一个角度看,会像是早衰。经历现代性的洗礼,新世纪的婴儿难免不未老先衰。

《余波》明确地写出了那种少年式的意义崩塌,尽管语意极其含混,语义十分晦涩。纵观该乐队已经发表的作品,唯有这一张,能比较清楚地辨认出那年少懵懂中的心路沉浮。《火海》中的歌词,“心中是一片火海/无法容下世间之爱/但愿无能 自有人在”,“时空如梦如云似海/旧人别后不会回来/以一种超越逻辑的存在”,透露了这青涩少年对生活考验、对死生问题初遇时的省思。

“会到达吗 如果无能/可以给我一个办法吗/会失望吧 世事无常/但愿无能不虑此行吧”(《谜底帝国》),少年在猜测谜底,在预感到前景可能不妙的终极面前,划下退一步想的底线。青春的隐秘,少年极其曲折的心绪,也呈现在仿佛人生轮回般的梦境里:“在梦里看见有人一直在山谷里面唱歌/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记得唱的是/森林 细语 外星人 还有四季的田野/我就跟着他的声音转/也停不下来 就一直转”(《魂断记》)。

此后,该乐队的专辑越来越言不及义,歌词不抵达所指。他们本身是混乱的,无力于思考和意义建构,此时索性变本加厉,大踏步走入词与词疏离、词与词虚脱的方向。与此同时,这支浙江嘉兴乐队从三人变四人,又至五人,其音乐越来越枝蔓丛生,在南方的湿热中野蛮生长,也将语义带向它们不能自主的远方。到《一些次要的时刻》专辑,词义已虚弱至极,而在在我看来,这却成为该乐队真正成就自己的专辑,“卧轨的火车”至此,终于成熟。

专辑9首作品,均录制于鸡笼山下,沈帆的工作室——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沈帆的家。这是一辑在生活中完成的录音,五位队员在生活处境里,在松弛状态下相互触发,将歌曲一步步完成。乐队原来的录音师李平“待业”,沈帆自己录音、混音和制作。

时光真是快如利箭,此时沈帆已经28岁了。与《余波》时期不同,现在的他逐渐步出了少年心境。歌曲中出现了“小时候”“醉茫茫的少年啊”等具有过去标志的词汇,显示这专辑的状态,确实已经不同于从前。虽然仍旧是对前途和无限的失望,这些歌曲却已经是在回望,而不再深陷于“无解的忧虑”中。



“卧轨的火车”乐队和他们2016年的专辑《余波》

《一些次要的时刻》的成熟,首先就在那里,在面对那个新鲜而古老的母题时,封闭对立被打破了,虚无还是虚无,但开始舒展起来。成熟还在于这种完全不同的乐境。之前,乐队向四方伸展的乐思,到这里稳定了,它摆脱了模仿和青涩,融成乐队自己的气质。

说起这一代人的早熟,这也是一个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使90后之后的人,自小便身处全球化的语境,可以便捷地接触东西方众多的优秀音乐。他们一出生就在一个高原上,音乐上有广阔世界和无限可能。

“卧轨的火车”原是个持摇滚三大件的乐队,但是很快,在2017—2020年,受到迷幻音乐和噪音电子音乐的启发,乐队塞入了合成器、钢片琴、拇指琴、提琴以及包括了喇叭、笛、单簧管、萨克管的多种吹奏乐和包括了邦戈鼓、牛铃的各种打击乐。在《一些次要的时刻》中,这些乐思走向了圆融和纯粹。让人感到,他们自然而然就拿到了电子音乐的长音、印度音乐的固定低音、迷幻音乐的循环小节、环境声响的录音采样,以噪音演奏,演绎大音量的噪音交响曲。器乐曲《回路II》首次出现了合唱,这合唱加入到了那波壮阔、恍兮惚兮的摇滚进行曲中,带来了人世的高蹈;《轻轻地》管风琴音效的长音,上面飘浮着南亚大陆的幽幽轻吟,有一种自然宗教的抚慰;《零》无词的歌吟,伴随着悠扬的叮叮和提琴的苍茫回响,管管悠悠,一片萧瑟;《晚市》结尾狂欢般的嘈杂合奏,带着各人的破音、走调、抢拍和坏习惯,笨拙而业余,就像少年喧嚷的乐器班;《德令哈夫人》幻想的暮年和想象的戏剧,发展为撕心裂肺的凄厉的萨克管……相较于虚弱的歌词和沈帆有时拿腔拿调、捉襟见肘的演唱,这些器乐曲,才是“卧轨的火车”最神妙的时刻,也是最动人的部分。

他们似在造就由虚幻建构的宏伟大厦,带着失意者的沮丧和不甘不灭的幻想,祈愿变乱中仍有尘世的一丝安宁,空中之火的余烬中也还留有温暖。而且,这些意念都是昏昧的,是半觉不觉的。“卧轨的火车”现在的姿势,一个唱起来,《圆》的整体氛围宁静洁白,有一种素歌的感觉。这就不只是讲承受,苦行和冲撞在这里有了平衡,产生了向上的祈望。这完全不同于“就但愿能不虑此行吧”将就的安慰,而有了质的升华,灰暗中开始现出光辉。

合唱令人惊艳,“卧轨的火车”在这张专辑中发现了合唱。这就不只是流泪的终结,也是对个体孤独状态的终结。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起唱起来。《圆》的整体氛围宁静洁白,有一种素歌的感觉。这就不只是讲承受,苦行和冲撞在这里有了平衡,产生了向上的祈望。这完全不同于“就但愿能不虑此行吧”将就的安慰,而有了质的升华,灰暗中开始现出光辉。

有一种走在路上、走在人生半途的画面感。沈帆继续用那种无能的、带点神秘的抽象表达,然而与之前已有本质不同,这已经是生活的体验,而不再是刚接触生活的想象。当然,也仍是想象:圆的周而复始与循环,是想象中的盖棺定论,从这现实感受,延展到还未经的一生。仍然试图解谜,双脚却已踩在这路途上,每一天的苦行,只是前行,未看到有其他的可能。“想不明白的我们/在平原上 擦干眼泪 流下汗”

朝朝暮暮的钟声 敲打着 不理解的同伴 一段一段的路啊 一座山 过了山 的一半

一段一段的路啊 一座山 过了山 不转弯 一口一口的雾啊 是吃不完 又不敢看的遗憾 你有时很小 有时很圆 有时像 另一个人的脸 脸 是虚幻的月亮 没有光 却照在陌生的身上 一岁一岁的狗啊 相信了 不用警觉的答案 想不明白的我们 在平原上 擦干眼泪 流下汗

朝朝暮暮的钟声 敲打着 不理解的同伴 一段一段的路啊 一座山 过了山 的一半



余波

有时凄怆哀鸣,有时微音袅袅,灰暗里有着温润,悲凉中包裹热心。一切都在不息的轰鸣或轰鸣的余音中进行,大雾新鲜,扑着人脸。

这张专辑的主题是告别,或者说,是告别的告别。已经告别过了,但还有最后一次,在前望中回看,在回看中前望,因此显得格外隆重。在最后一曲《真爱挽歌》中,记忆中的音乐碎片,过去、现在和预想中的未来,汹涌而至。那是他们经历的、将经历的人世,所有的情爱、悲愁、奋斗、拼搏和艰难困苦,人类正在经历的事变、冲突与纷争,都在一部噪音交响曲中响起来,在大合唱中唱起来。欢乐——悲欣交集、喜极而泣的欢乐,向死而生、痛极而快的欢乐,最后的告别!他们唱起来了,这是人生的高蹈,未必解决了问题,但他们唱起来。

像是一个句号。至此,告别天真,少年表达完结。像是一个圆,无法更饱满,就在这里归零。

“卧轨的火车”属于那种少年余波或少年挽歌型的乐队。经由《余波》《大陆》《一些次要的时刻》的三部曲,少年挽歌完成。此时,我们想起2012年那年,一个中学生,将自己的乐队叫作“卧轨的火车”,这命名本身即包含了对那个致命问题的题解,有一种冷幽默和释然。这个乐队后来的做派,也就像这个名字——一个喷薄着白色蒸汽的庞然大物,在背反的矛盾中趴窝、熄火,最后释然。

他们用自赏和混沌,用对美的注视,用审美,以真与美的环绕与纠缠,解决了问题。

八年来,在聆听“卧轨的火车”的过程中,我也偶尔留心听着,关于他们的议论。议论沸反盈天,所有的议论都无关痛痒,跟我的感受和认知没有一丝关系,几乎等于零。每个人都说着自己的话,越响亮的越没有意义。这是非常奇特的时代语言症候,一切混合成了一团灰。各人都在沼泽和大雾里,像泥胎还未注入灵气,却已经具有智能机器人的玲珑外形和精密机械的结构。繁复的音乐分类学,聪明伶俐的知识化背书,我听到太多声音,缘于每一个发音器官,有充沛的每一个人的感性,均匀各向分布,却没有一毫克的认识。很可能,也包括我的这一篇。

2024年11月30日

# 不可错过的栖霞寺

范慕尤

南京有谚称“春游牛首,秋游栖霞”,一到秋日,栖霞山漫山红叶,吸引了无数游客。红叶名声太大,以至于我第一次去栖霞山过栖霞寺而人,直接去山上拍红叶了。还好,后来知道了栖霞寺的故事,特别是寺中的“三宝”,我有幸再登栖霞山,重访栖霞寺。

栖霞寺,始建于南齐永明二年(484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最初,居士明僧绍舍宅为寺,名“栖霞精舍”,之后不断扩建,唐代时被称为“天下四大丛林”之一。明、清时亦为皇室所重,多次修缮。寺院依山而建,气势非凡。寺中殿堂楼阁与周围的湖、石、花、树相得益彰,于古刹的清幽寂寂之外多了几分江南园林的秀雅灵动。

山脚下山门外,先入眼的是一座白底蓝字的牌坊,中间写着“栖霞禅寺”,两侧的对联中有一句是“朗公说法宗三论”,这指的是梁朝时高僧僧朗在此宣讲“三论”,即后秦时著名译师鸠摩罗什(343—413年)翻译的中观派论著《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隋代高僧吉藏据此三论建立“三论宗”。因为这一派渊源,栖霞寺被称为“三论宗”的祖庭。

牌坊后是一段小径,穿过小径眼前豁然开朗,一泓碧水如明镜般映照着水中的观音菩萨像,菩萨身姿纤细,衣袂轻飏,颇有几分吴带当风的感觉。菩萨身后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六角亭,亭周有曲桥围绕,状似彩虹,因此此处景致名为“彩虹明镜”。

在彩虹明镜与山门之间是一个开阔的广场,中央有一尊三层的巨大香炉。站在这尊香炉延伸出的中轴线上,我发现石桥栏杆,山门前的石狮,以及周遭的树木都形成了巧妙的对称,好像一幅天然的画卷般,不得不感叹中美学的玄妙。

进入山门,第一座殿堂是弥勒殿。大肚能容、开口便笑的弥勒菩萨坐于殿中,背面是手持金刚杵的护法神韦陀。第二重殿堂是大雄宝殿,供奉释迦牟尼佛。鎏金的佛像异常高大,气势非凡。佛寺大多以大雄宝殿为正殿,而栖霞寺比较特别,大雄宝殿后的毗卢宝殿才是正殿,也是最气派的,屋顶是重檐歇山顶,正面三开间,每间顶部都有匾额题字。殿前有一株巨大的银杏树,应该是上百年的老树了。脚下满地黄叶,不远处碧水微澜,让人想起范仲淹那首《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不过这里的黄叶在金色立柱和附近红叶的衬托下,少了几分词中的清冷萧瑟,多了几分明快爽朗。殿中供奉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背后是南海观音塑像,还有三十二化身,蔚为壮观。

毗卢殿后还有念佛堂、藏经楼和玉佛楼等建筑,可惜的是寺院曾在太平天国时期毁于战火,殿宇、塑像都是后来重建的。真正历经千年而存世的是“三宝”——隋塔、唐碑、千佛岩。

隋塔是位于寺外右侧的舍利塔,始建于隋代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幼时曾为比丘尼智仙抚养,笃信佛教,据说智仙曾交付他数百颗佛舍利,于是登基后他下诏在八十三州建舍利塔。236年在位)曾借助鬼神之力,于一天之内建起八万四千佛塔存放佛舍利,隋文帝建舍利塔可能也有效仿阿育王的意思吧。当时所建的舍利塔为木塔,在唐武宗灭佛时被毁,后又于南唐时(937—975年)重建为石塔。这座塔乍一看并不高大,纤巧秀美,仔细看看其设计极具巧思,分为塔座、塔身和塔顶三部分。塔座有三层,基座、须弥座和仰莲座。其中须弥座共有八面,每一面雕刻一个佛陀生平故事,构成“八相成道图”,比如佛陀降生、逾城出家、树下降魔等。须弥座之上是三层莲瓣的仰莲座,以承托塔身。塔身五层,也是八面,第一层最高,每一面上刻了菩萨和天王等神像。虽历经千年,但这些雕像依然栩栩如生。比如南面的增长天王像,身披铠甲,手持宝剑,威风凛凛,衣纹、带痕清晰可辨,纤毫毕现。他的身姿体态与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的唐代天王像很相似,一般的雄浑刚健。其余四层都较低,均刻小佛龕,并有密檐为饰,檐共八角,檐身是仿木结构,其上纹理细致,虽是石塔,兼有木塔的飞扬灵动。塔顶是数层莲花,小巧又别致。从塔座到塔顶,每一部分的比例都恰到好处,真是多一分嫌大,少一分嫌小,每一个雕饰也都恰如其分,除了就精研佛学,虽出身官宦世家,却性爱丘山,多次拒绝朝廷征召,隐居于南京摄山。后来他与一位法师僧辩成为莫逆之交,遂舍宅为寺。栖霞山原名摄山,按碑文所写,“耸桥飞柯,含风吐雾,栖霞之寺,由此创名”。栖霞山得名于此。碑文里还提到了他开佛窟、雕佛像的心愿以及其子明仲璋为完其愿开凿石窟的经过。

千佛岩的石窟有二百多座,我无法一一细观,粗看下来,石窟大小不一,形制各异,有一佛二弟子,有一佛两菩萨,也有释迦和多宝二佛并坐。这些佛像大都身姿纤细,具有明显的“秀骨清像”风格。由于历史悠久,不少佛像残缺不全,被风化侵蚀。看着眼前历经沧桑的石窟和佛像,我突然想起曾经看过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中千佛岩挤满了衣衫褴褛的难民。那是在1937年,南京沦陷,日寇在南京城中惨无人道地大肆屠杀平民。栖霞寺的寂然法师等人创办了佛教难民收容所,在寺中先后收容了两万多人避难。由于房舍紧张,难民们一度只能挤在千佛岩的石窟中。如若佛像有灵,想来也愿意以自己的栖身之地来庇护这些生灵吧。

“三宝”中的唐碑即明征君碑,是唐高宗李治于上元三年(676年)下诏所立,以纪念明僧绍的功德。这块碑的由来和高宗朝的传奇人物明崇俨(646—679年)大有关系。明崇俨是明僧绍的五世孙,出身士族,据说他既通医术,又擅道法,以神通之术深受高宗夫妇宠信,官至正谏大夫。其时,他向高宗请求为其祖母明僧绍立碑,高宗不仅欣然同意,还亲自撰文,命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高正臣书写碑文,王知敬篆额。如今这块碑立在寺门右侧碑亭中,碑的阴面刻有两个楷书大字“栖霞”,据说是高宗的亲笔,雄浑刚劲,丰润端严,一派帝王气象。正面的碑文因有栅栏阻隔,且文字漫漶已很难辨认。碑文主要内容是明僧绍的生平经历,他博学多才,少时就精研佛学,虽出身官宦世家,却性爱丘山,多次拒绝朝廷征召,隐居于南京摄山。后来他与一位法师僧辩成为莫逆之交,遂舍宅为寺。栖霞山原名摄山,按碑文所写,“耸桥飞柯,含风吐雾,栖霞之寺,由此创名”。栖霞山得名于此。碑文里还提到了他开佛窟、雕佛像的心愿以及其子明仲璋为完其愿开凿石窟的经过。

栖霞寺历来多有文人墨客题咏,如江总、刘长卿、徐铉、张继等。明代文人焦竑曾在《栖霞寺修造记》中写道:“兼山水之胜者,莫如栖霞。”栖霞寺除了山水,还有文物、高僧,在我看来,可以说“兼山水人文之胜者,莫如栖霞”。

舍利塔后的山上就是南朝石窟的代表——千佛岩。据说当年明僧绍曾发愿于山间开凿石窟,但未能成功。其子明仲璋承袭父志,于公元484年在西峰开凿石窟,雕刻无量寿佛、大势至菩萨和观音菩萨像,这便是千佛岩最早也是最大的石窟,因供奉无量寿佛,称为“无量殿”。殿中最高大的佛像就是无量寿佛,也称阿弥陀佛,高逾12米。佛像双耳垂肩,结跏趺坐,双手结禅定印,身着通肩式僧衣。两侧站立

《诗经》只在《郑风·有女同车》这首短诗中写到了木槿花:“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诗句中的“舜华”“舜英”就是木槿花,用来比喻姑娘的容貌美丽。短诗全二章,每章六句,字数、句数完全相等,意思也大致一样,程俊英说:“这是一首贵族男女的恋歌。男方看中的姜家大姑娘,不但容貌美丽,更使他难忘的是品德好、内心美。”(《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151页)

木槿属锦葵科,是一种常见的落叶灌木,上海方言称槿树。它们极易繁殖,全用扦插繁殖,枝条插入土中,沾泥即活,每一枝条就是一棵槿树。到了春天,老宅上有需要的人家,在征得同意后,从其他人家的槿树上剪下枝条,扦插在宅前宅后,或自留地周围,一两年后就成了绿篱。宋朝诗人杨万里《道旁槿篱》诗题就告诉我们,槿树是种在路上作绿篱的,这在上海农村也是这样的,地方旧志上也说木槿“土人植以编篱”(《民国崇明县志》卷四,《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崇明卷》第1627页)记得有一年趁重分自留地之机,生产队长将老宅基周围的田块全部分给了社员家。各家的鸡鸭,尤其是鸡,每天早晨从棚里一放出来,欢快地跑到田里啄食,早上吃了下午吃……那是它们的乐园,只是从原来吃生产队的庄稼,变成吃自留地的“青头”(各种蔬菜),真正的“蜻蜓咬尾巴——自吃自了”。不用生产队长号召,各家迅速为自留地打绿篱。刚开始时会临时用竹子等材料,最终都会扦插上槿树,各家的

## 木槿

褚半农

槿树连在一起,慢慢成了一条绿色的篱笆,既好看又能把鸡鸭挡在自留地外,生产队长看一个棘手的问题全部分解到了各家。我家自留地分在另一处房子前面,我也扦插了槿树。比起以前做绿篱用的枝柳,槿树叶上不会生出毒刺,槿人的刺毛虫,因而更受欢迎。枝柳现已断种,槿树却到处都有,有的还升级做了行道树,去浦东机场的路上就能看到。

槿树值得写的还有花,它们是每年开花时间最长的家乡树种,没有之一。正如杨万里诗句“占破半年犹道少,何曾一日不芳来”中说的,槿树开花要开半年之久。我电脑里存有不少槿树花照片,其中十多年前6月中旬拍摄的几张“全身照”上,槿树已经是缀满红花,一树灿烂。这些槿树应该5月时就开出第一批花了。2024年10月时,办公室后窗外的一排槿树每天还在为我开新花,越开越高,都开到树顶上了,而看到的最后两朵木槿花是11月1日。“舜华”之“舜”也有研究者解读为即“瞬”,得自于“仅荣一瞬”之意,也

通。槿树花朝开暮落,每一朵花只发一日的光华,“仅荣一瞬”便成了槿树花的另一个特点。每天开花都要耗费一批花蕾,每棵槿树半年里需要多少花蕾呀!不用担心,造物主就在其基因里早早为它们安排好了,在每朵盛开的槿树花旁边,总有大小不同、分工明确的三四个甚至更多的花蕾,排着队依次等候。槿树的分枝还特别多,大分枝,小分枝上都会长出花蕾,不愁不够用。

槿树花有单瓣和重瓣两种,以浅紫红色的为多,有一年我去山东参加《金瓶梅》学术研讨会,途中第一次看到开白花的槿树。《诗经》中的“舜华”“舜英”是何种颜色?有关书籍都没有介绍,程俊英的《诗经译注》避开了,度娘也没有回答。《诗经词典》修订版中引闻一多《类钞》,认为“颜如舜华”,谓朱颜也”(《向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7页),那是红红的脸庞了,更符合事实。杨万里“近带胭脂矚扶腮”诗句告诉读者,他看到的槿树花也是红色的。



槿树叶也是个好东西。过去洗发只能用肥皂,但一到夏天,老宅上的姑娘大嫂就会采摘槿树叶来洗头。她们先把树叶洗净泡在清水里,不停用手搓、揉,渐渐地,树叶中的“汁”被“挤”出,入水后泡沫不多,水却变得滑润,完全是一种天然、有机和绿色的洗发剂。槿树叶自带去垢祛功能,也有去除头屑、滋润发根、促进生长的作用,可使头发清爽亮丽,据说树叶里含有胡萝卜素、叶黄素,可给头发提供丰富的营养物质,也是材尽其用,只是槿树叶的这个功能好像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